

## 我和爷爷

□梦莲

爷爷是一位退休老教师,厚厚的镜片后,深邃的眼睛依然闪着光芒,视力却急转直下。他依然脚下生风,步履成声;依然一年四季戴着轻巧的鸭舌帽,背着有些磨损的双肩包穿梭在南京城的各个地方。爷爷乘坐公交地铁时其实并不愿意被让座,他时常对我说:“你爷爷打过铁,挖过煤,年轻时的锻炼带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老来的好身体,哈哈。”于是,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绰号——“独行老疯子”。

退休后,爷爷还保持着曾经的热情与快乐,岁月的侵蚀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束缚,反而使他显得更加自由自在。爷爷的朋友很多,不同年龄,各行各业,但他并不常去聚会。爷爷的心很细

腻,他会被几行诗歌打动,也会因一个故事而流泪。生活简单但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,一件件物品在他的身边都是“精准定位”,因为他一直坚信着:生活就是故事。

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,从小我也没有见过奶奶,陪伴着我走过成长之路的人,只有爷爷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爸妈一直担心在爷爷的宠溺下我会变成一个傲娇的小公主,但是并没有。

爷爷年轻时常在北方,喜面食。他的生活坚持越简单越好,早饭馒头必不可少,烤得硬硬的,就是他的最爱,白煮蛋和牛奶就是最佳配餐了。而我的早饭,在他的精心准备下总是从一块干净的白色方巾开始:一碗清粥、一罐小菜、一个鸡蛋、一杯牛奶,还有一捧水果。小鱼似的筷架上

静静地放着一双深棕色刻着花纹的木筷。安静而有序的早餐后,爷爷总是和我一同出门。虽然已经退休,但爷爷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志愿者工作。戴上鸭舌帽,轻轻地拥抱后,他便拉着我的手出门。从春天走到了冬天,从我上学走到了工作。

每到冬天,爷爷会脱下自己的“双层手套”,握着我的手塞进自己热乎乎的口袋。为什么一只手上套着两只呢?爷爷这么说:“手套可调皮了,觉得我手大就要让我的手指露出来打招呼。两个手套多好呀,这边堵了那边挡,又是完整的手套啦,还是加厚版的呢,小笨蛋!”有无数次的分别,最终只愿平安到家。不管是在地铁站的分别,还是在火车站的远行,爷爷总是会轻轻地靠着我,说道:“多保重!”每一次分

别,都显得那么珍重。

大手拉小手,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。我一直以为,爷爷是最棒的。他有着最健康的身体与最大的智慧。然而有一天我回到家,爷爷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心地等我回来给我大大的拥抱。电话中沙哑的声音点醒了我,我冲向了爷爷的房间,轻轻推开了门走进。爷爷像一片薄薄的枯叶一样,静静地埋在了像黄土一样的被子里。一直戴着眼镜不知去哪了,原来的鸭舌帽换成了厚厚的毛线帽,暗红的颜色此时是那么刺眼,刺得我的眼睛好难过。

如果说生命的长度可以移植,我想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片段来换取他的安康。爷爷仿佛听到了什么,轻轻撑开了眼皮。“小傻瓜,别哭。放心吧,我还要陪你,我还要活到100岁呢!”

### 微观



#### 白捡了100元

李克军

替人打工10多年,终于存起了一些钱,开了一家自己的书店。

刚开张那天,有个小伙子走进店里,他选来选去最后看中了一本书,那本书售价30元,小伙子很快开始掏钱,可是他不小心从口袋里带出了一张100元的纸币落在了地上。我心里就盼着他不要发现,那样我就可以把这100元钱捡起来占为己有了。那小伙子拿了10元钱在手上,然后摸索了半天,尴尬地说:“老板,我只带了这10元钱,我家就在旁边的小区,书我先拿去,稍后我把另外的20元给你送过来行吗?”

我连忙对他说:“行,行,没关系。”那小伙子彬彬有礼地对我说了声“谢谢”,就拿着书走了,见他离开,我连忙把地上的钱捡起来,但我一捡起来就觉得手感不对,放验钞机一验,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张假币。

不过在那一刻,我突然又想:真的是骗子套路多吗?归根结底是我贪小便宜,如果不是贪那一百块钱,又怎么会中招呢?

#### “架”友

马云龙

退休后我没事就去找邻居老赵待着。老赵的小孙子不解地问我:“你咋总找我爷爷呀?”

我说:“因为我们俩是干啥都在一块儿的好朋友呀;我们是一块儿钓鱼的钓友,一块儿下棋的棋友……”他孙子抢过去说:“噢我知道了,你们俩还是‘驾’友!”我纳闷:“可是你爷爷我俩都不会开车呀!”

他孙子说:“那回你俩不是一块儿去医院给心脏支架的架吗?”

#### 最幸福的情景

张永生

窗外回荡着噼啪作响的鞭炮,屋里飘溢着醇厚浓郁的酒香,话语间流淌着嘘寒问暖的温馨。我想,人世间最幸福的情景莫过于此。那一刻,即使你有说不完的艰辛,酒杯里也斟满了幸福;那一刻,即使你有着道不尽的疲惫,笑容里也写满了轻松;那一刻,即使你有着解不开的忧愁,心田里也流淌着温暖。于是,孤独漂泊的寂寞便算不了寂寞,长途跋涉的奔波也称不上奔波,常年劳顿的苦难更谈不上苦难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尽情地说着、喝着、笑着、闹着,实在是其乐融融。而每当此时,浓郁的亲情常常使我们把持不住而一醉方休。母亲尽管不住地埋怨,但她心中更多地是洋溢着幸福的满足。父亲边畅快地抿酒抽烟边慈祥地微笑,花白的头发和深深的皱纹里似乎也绽放着喜悦和满足。是啊,此时此刻能够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,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无比的呢?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2@126.com

## 每逢佳节倍催婚

□马海霞

走着走着就大了,过了三十依然单身,自己也慌乱了。二十多岁被催婚,那都不是事儿,你说你的,我听我的,说完听完该干啥干啥,青春尚早,时间尚多。

三十岁以后事态急转,蓦然回首,当年追赶在身后的接盘侠都已为人父,同龄的单身异性,条件好者瞧不上我;条件差的,我瞧不上,高不成低不就,自己心里忽然没底了。家人亲朋也知情不妙,加紧催婚的步伐。“差不多,找个好人就嫁了吧”“哪有十全十美的人,再说咱自己也不那么完美,婚姻就是那么回事儿,别太理想化了”……其实,我的压力比谁都大,只是我得装作不在意。

大龄单身青年的春节,说多了都是泪,过年一对儿一对儿地走亲访友,秀恩爱的场景随处可见,单身狗的日子真真不好过。不出门总行吧。亲朋来串门,躲在自己房间不见;过年走亲访友,宅在家中不去;公共

场合拒绝参加,拒绝露面,更拒绝说话……让那些好事者,想催也见不到我。

一日,哥哥找我谈心:“你越不敢见人,人家越议论你,越觉得你不正常。你堂堂正正、开开心心面对催婚,他们虽然唠叨你几句,但不会觉得你不正常。说者没恶意,你也就当他们客套寒暄而已,你不想被催婚,可以主动转移话题,变被动为主动。”听了哥哥一番话,我觉得有道理,又没碍着谁,我干吗躲着不敢见人,还可以顺便回敬一句:“我早就着急了,您有合适的,赶紧给介绍一个呗。”此招屡试不爽,催我者往往瞬间转变态度:“嗯,嗯,我哪有合适的呀?这个年龄还真合适的人少哈。”

每到春节,都是大龄单身狗们最怕的日子,作为一位过来人,我想送大家一句话:坦然面对各种催,自己一定要有主心骨儿,缘分的事情急不得,相信爱情,保持身心健康,自己精彩,清风自来。

## 陪剪老头

□柳哲

快过年了,我兴冲冲地闯进一家理发店,屋里早已人满为患。好不容易找到了立足之地,耐下心来等候理发。一个瘦弱老头,在人群里挤来挤去,一会儿送板凳,一会儿逗孩子,一会儿又给漂亮女理发师打下手。此时此刻,我心生疑虑。如今,为了招揽生意,哪个理发店不聘用美女帅哥?雇个老头,实在不可思议!

好不容易才轮到我,交流中得知,理发店的美女老板,是内蒙古人,先是在亲戚理发店里做学徒工,后来又进行了专业培训。三年前,另立门户,用打工积攒的几万元,投资开了一家理发店,由于技术过硬,服务周到,生意倒也不错。

女儿独闯江湖后,一直告

诉父亲说,她在写字楼上班,待遇不错,前途无量,他高兴得一时找不到北。两年前,她才忍不住把开理发店的消息告诉了远在内蒙古的老爹。老爹听后,百般放心不下,处理完家中事务,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。劝说女儿改行避嫌,使出浑身解数,仍无济于事。没有办法,只得先住下来,等待女儿回心转意。

在店里呆下来,每每看到女儿付出的劳动,换来顾客们的交口称赞与真诚感谢,他心中紧绷的那根弦,就放松了一些。他对女儿开店的态度,也有了明显的转变。

想不到,他在闺女的店里,一呆就是两年,做起了“陪剪”来。店里多了一个老头,没有影响“市容”,反而生意做得更红火,父女俩又能朝夕相伴,可谓一举两得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81号



《手》木刻 [德国]阿尔布雷特·丢勒

## 冬夜回家

□赵自力

寒冷的冬天里,我常常想起一个发生在冬夜的故事。

1994年的冬天,我还在外地求学,那年学校寒假比往年要来得迟一些。我和几个老乡都快熬不住了,因为口袋都在告急,剩下的几十块钱只够车费了。

“我们走回家吧!”一个老乡提议着。“好啊,离家也就一百来里路,既可以锻炼自己,还可以节省路费呢。”他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赞同。

说走咱就走,我们揣着青春的勇气出发了。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,并没感觉到什么大的问题。倒是傍晚时分走到家乡边界时,才意识到问题来了。边界离家少说还有几十里路,而且尽是山路,天这么黑,怎么能走回去呢?这个问题开始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。

“莫怕,我有个亲戚在这附近住。”一个同伴的声音让我们顿时充满了希望,整个下午没吃没喝,大家早已是饥肠辘辘了。在夜色中,我们踩着淡淡的月光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倒也不觉得怕,也不觉得寒,有的只是对一碗热饭无比的渴望。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到了那个同伴的亲戚家,抬头

看到那盏昏黄的白炽灯,我就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在主人家热情的招待中,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个肚儿圆,那顿饭是我印象里最美味的一次,直到今天还难以忘怀。

吃过饭,谢过主人,我们带着几颗烤熟的红苕继续出发了。俗话说“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”,我们并没有急着去赶路,一路说说笑笑,还大声地唱起了流行歌曲,青春飞扬的歌声惊起了一路的山雀,还引得犬吠声一阵接着一阵,从这个村绵延到那个村,此起彼伏,叫个不停。一定有酣睡的农人被惊醒,翻身看看是否有小偷光临吧。

终于快到家了,已经是深夜了,安静的夜里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。村口几户人家的狗很快叫开了,一声比一声叫得急切,在我听来却倍感亲切和温暖。

被惊醒的父母慌忙地把我迎进门,一边生火取暖,一边一个劲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看得出来,父母惊喜的脸上,有一份隐隐的担忧。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父母,父亲没说什么,母亲拉着我的手,怜惜的眼泪一个劲地往下落。

冬夜朝着家的方向行走,对于一位少年来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。直到现在,那个冬夜的故事,一直温暖着我的记忆。